



(全景网供图)

世相

传递温暖

□郭德诚

老温带来一盆文竹,苍翠欲滴,如诗如画。根部青苔处,点缀两块小青石,一间小茅屋,远处藏一石桥。往桌上一放,那就是一首诗。

他说刚从医院出来,顺道来看看。我问咋啦?他说小祥出车祸了,他刚去缴了住院费。

我一听车祸,心里一紧。他说没生命危险,有几处骨折。小祥我认识,觉得奇怪,就问他:“小祥不是不跟你干了吗?”他苦笑一下:“他是上个月走的,走时还挖走我一个人。”我告诉他:“你们现在没有雇佣关系,你没有这个义务。”他说他知道,小祥出去一个多月,啥活也没干成,如今躺在医院里,事故责任认定书没下,保险公司不赔,肇事司机也没钱,总得先治伤吧。我问他小祥家里人知道吗?我知道他们是同乡,小祥家里有一个老母。他说:“没敢打电话,打了也没用。她在农村,知道了除了哭,还能干啥?”想想也是。我问他这事准备咋办?他说还能咋办,先治伤,等赔了,伤好了,愿留一块干,不愿,随他。

老温就是这样。和他交往的人都说,和老温在一起,觉得温暖。他说,这也是别人传给他的。当年他刚来城里干活,连着三月没活几天,房租也到期了,他急火攻心,病倒了,下不了床。在走投无路之际,是房东老夫妇救了他,不仅没有催房租,还端水送饭,伺候了半个月。尤其是老老爷子那句:“出门在外,遇见个沟沟坎坎,难免的,大家伸伸手,也就过去了。”话,家常朴实,却是他严冬里看到的阳光。他说,有了这束阳光,心里一辈子都是暖暖的。

老温走后,我沉思良久。窗口的阳光,斜照在那盆文竹上,投下一片斑驳的光,微风拂来,竹林摇曳,青石,茅屋,石桥上的光影晃动,如电影里的田园风光,在眼前活起来。

老温是搞装修的,在整个布局中巧用了阳光,才有了这点石成金的艺术效果。关键,还是他心中充满了阳光。

众生

“争吵”

□张文艳

“今年咱们回内蒙古过春节吧!”女人说。

“回内蒙古?”男人若有所思。中午到小餐馆吃饭,刚坐下就听到旁边这两个人的对话。

“孩子还没在内蒙古过一回春节呢!咱们今年早点回去给爸妈一个惊喜,他们肯定特高兴!”女人手里握着玻璃杯暖着手,眼神里满是憧憬。

“还是回河北吧!那边家里人少,咱们如果不过回家过年,家里就太冷清。”男人说。

“今年侄子要结婚,二姐又大病初愈,妈的腿也是一天好一天疼的,咱们回内蒙古看看呗!”女人似乎在乞求。

我想,这两口子是在为回婆家还是在回娘家过春节争吵呢!

“没事,暑假的时候再回去也不迟,二姐不是都好得差不多了吗?”男人一再坚持,不松口。

“回内蒙古吧!哪怕咱们初二再走!”女人的声音提高了八度。

“别争了,还是回河北。今天买了这么多东西,回头给他们邮过去就好了,那边家里兄弟姐妹多,热闹,不缺咱们,这边咱们不回去,爸妈这年怎么过?”男人的语气很坚定,不容置疑。

沉默,一阵沉默。我以为接下来会发生激烈的争吵,这样的事情这两年听得不少,过年谁不想回自己的家呢!

“可是每年你都这么说,咱们结婚十多年了,你都没有回家过一个除夕,每年都回我们家,大过年的,哪个母亲不想让儿女陪在身边?”女人边说边拉住男人的手。

“没事,我妈说了,内蒙古太远了,到处都是雪,不好走,大老远的回去干啥,他们都好着呢!”男人把刚送来的面往女人面前推了推,“快吃吧!”

原来,爱可以这样深沉!

感悟

有车莫狂

□王喜峰

为方便上下班,女儿买了辆轿车。我因有急事,给女儿打电话,让她开车带我回老家一趟。女儿欣然应允。

车到一所小学,正赶上放学时间,人头攒动,你挤我扛的行如蜗牛。女儿心急,不停地按喇叭。我劝她:“别着急,快慢不在这一时。”女儿根本不听我的话,左突右闯,还故意加大油门,让汽车发出刺耳的轰鸣声,使人畏而远离车身。

我对女儿的行为不满,但也不好发作。办完事,便匆匆返城。

行至一个路口,远远看见一个老人赶着一群羊,未及我提醒女儿慢点,眨眼间,车已鸣笛飞驰而过,我扭头一看,车轧过路边的积水,溅了老人一身,鸣笛声惊散了羊群,老人正东奔西跑地把羊往一起拢。

我忍无可忍,对女儿喊道:“停车!停车!”

女儿知道我的脾气,将车速放慢:“咋了?”“你说咋了!你没看到路边有人?”我缓口气说:“要是别人开车,大冬天的溅咱一身水,咱会咋想。有车别忘没车时,啥事别光图自己方便,多为别人想想。”

女儿自知理亏,讷讷地说:“爸,别生气,我慢点。”

车停到家门口,临下车前,我又叮嘱女儿:“有车莫狂,安全第一。”

女儿调皮地回答:“我知道了,老爸,咱这是汽车,不能当飞机开。”

微读

白头发

妈妈对女儿说:“你要乖,你每惹妈妈生气一次,妈妈就长一根白头发。”女儿恍然大悟:“怪不得姥姥头发全白了,都是你给气的。”

念错了

一个健身教练拿了张名片给我,我一字不差地念了出来:“张东亚,健康终结者。”他幽幽地说:“小姐,我叫张东。”(晓轶 辑)

亲情

一扇窗里的爱

□冷月

每次回家,只要我给母亲打过电话,一拐进我们家那栋楼的路口,远远地便能望见母亲趴在阳台的窗台上向下张望。

刚刚走上楼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只听母亲站在楼道里惊喜地大声招呼我:“总算回来了,我在阳台上看了几次了,想着这么长时间了咋还没到家!”

我觉得母亲真是小題大做,我这么大个人,回个家还能丢了,让她这般心神不宁。

我回家的一天,也是母亲忙碌又开心的一天。她为我做完可口的饭菜,还要准备一堆要我带回去的东西,烙饼馍、蒸包子、炸丸子……恨不能做出所有我爱吃的东西让我带走。每次当我带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走出单元门,刚站在电动车旁,我家阳台的推拉窗就会准时拉开,母亲趴在窗台上探出头来开始她已重复多遍的叮嘱:“东西都带了吧?”“骑车慢点,看着路!”“到家打个电话……”

再次出门前,我开玩笑地对母亲说:“妈,有啥话没说赶紧交代,别等我下了楼你又趴在窗台上说个没完。”母亲笑着说:“说完了,赶快走吧。”但我刚走下楼,那熟悉的推窗声音又准时响起,一仰脸,母亲又趴在窗台上,开始她没完没了的叮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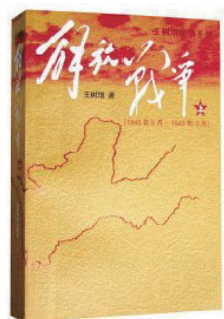
看来,这个习惯她是改不了了,我知道,不看到我消失在她的视线里,她一定不会停止她的叮嘱,不会关上那扇窗。

直到孩子上了初中,我家阳台上的那扇窗也成了我每天光顾次数最多的地方。早上,我目送孩子消失在我的视线中。放学的时间,我又站在窗前望眼欲穿地等待孩子归来。这时,我才真正体会母亲站在窗前的用心。

孩子从学校到家骑车大约需要二十分钟,如果超过了这个时间,我便如坐针毡,一次次推开阳台上的那扇窗户,探出头去向孩子回来的方向张望,我直盯着骑车过来的每一个人,急切盼望着,下一个一定是她,下一个……直到无数个下一个过去,孩子终于骑着车出现在我的视线里,我那颗悬着的心才终于落了地。

我站在窗前的心情,也让我读懂了站在窗前的母亲。

小小的一扇窗,可以照进温暖的阳光,也可以传递像阳光一般温暖的爱。这个世界上有无数扇窗,也有无数个站在窗前等候的母亲,如果以窗框为画框,每个家庭的窗前便有了最美的一幅肖像画。那幅画里,写满了爱的牵挂,充满了暖暖的温情。



孟良崮(一)

一九四七年春天,山东战场态势复杂,在解放区腹地进行的战争进入了万分残酷的绞杀状态。

内战爆发以来,国民党军侵占了山东解放区的大片,尤其是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的丢失,以及山东境内主要交通线和重要城镇被国民党军控制,迫使共产党人的生存区域逐渐向山东东北部压缩。但是,国民党军在不断发起的进攻中已损失了二十四个旅的兵力,加上地方武装,国民党军在山东战场的兵力损失已达三十万人。华中军区部队却增长了百分之十二,包括地方武装在内,兵力总人数达到了五十七万

之众,成为当时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最为庞大的一个军事集团。尽管山东解放区政府大力推广土地改革,构建一个较为完整的生产和供应体系,但是,如此庞大的军事集团和巨大的战争消耗令解放区的负担能力达到了极限。一九四七年春天,原华中野战军、华中解放区政府工作人员及他们的家属,全部转移到了山东,加上原山东野战军、山东解放区政府工作人员及他们的家属,还有被俘的近十万国民党官兵,一下子使山东解放区必须供养的人数超过了当时全国范围内的任何一个解放区。

山东共产党人的生存形势十分严峻。

在此时的山东战场上,集结着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中的“三大主力”:即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胡璉的整编十一师及邱清泉的第五军。国民党军的总兵力已达到二十四万整编师(军)六十个旅,共计十五万人。

三月底,国民党军打通了津浦铁路徐州至济南段和兖州至临沂段。大规模的作战开始向山东解放区的纵深地带推进。

陈毅和粟裕拟以三个纵队迅速

南下,诱使敌军回援,然后以五个纵队的兵力或打南线之敌,或打增援之敌。但是,部队刚刚南下两天,作战意图就已暴露。当面的国民党军第一兵团紧急向后收缩,第二、第三兵团向南下的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展开了战役合围,陈毅、粟裕被迫停止在新泰、蒙阴一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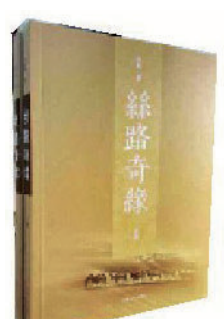
在山东战场上,国共双方的战略意图都已十分明确。

国民党军势必必要攻占山东,而对于共产党人来讲,一个不容争议的前提是:山东解放区绝不能丢失。尤其是这个局面发生在延安已被放弃之后。

毛泽东致电华东野战军:“不论什么地方,只要能大量歼敌,即是对敌人之威胁与对于友军之配合,不必顾虑距离之远近。”

然而,战机一失再失,部队来回调动,这种被称为“耍龙灯”式的作战,引起了部队官兵的焦躁情绪,官兵中间开始流行一句顺口溜:“陈司令的电报咯嗒咯嗒,小兵们的脚板嗒嗒嗒。”陈毅、粟裕也十分焦急:如果再找不到歼敌战机,打一个像样的歼灭战,等到国民党军重兵调动完成,山东战场的形势只能更加恶化。

连载



织梭上奇特的树枝(三)

喀什位于新疆西南部,是古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的交会点。喀什拥有“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独特地缘优势,是丝绸之路从中亚、南亚进入中国的第一大城市,也是中国中原通往西亚和欧洲的陆路通道。

喀什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经两千一百多年。喀什在汉朝时称疏勒,张骞出使西域曾经到达这里。东汉都护班超经营西域,这里是大本营。喀什是唐朝安西四镇之一。清初是清政府“总理南八城事宜”的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的驻地。

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中,这里既是东西方交通的咽喉枢纽、文化交流的荟萃之地,又是我国新疆最早的国际市场和门户之地,商业繁荣,民俗浓郁。

喀什曾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做出过重大的贡献。

在《汉书·西域传》中,整个天山南北有西域三十六国,只有疏勒国有市列,就是有市场。这说明,疏勒是欧亚大商道上重要的贸易枢纽。

两千一百多年前的疏勒城,在整个天山南北,为什么能独有市列,而且又能生意兴隆通四海呢?正是因为那个时期,闻名四海的丝绸之路通商活跃。

古代丝绸之路贯穿东西,尤其开拓了欧亚北部的商路,这条路向西运输了数不清的货物,其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

在两千多年前的条件下,任何商队想在丝绸之路走个来回,都是非常艰难的。但是,各国的商品仍然成年累月、浩浩荡荡地涌入欧洲和中国市场。其中的奥妙就在于丝绸之路途中有着许多商品集散、中转站。

在张骞的眼中,“疏勒城西当大

月氏、大宛、康居道也”。就是说,在国外,印度、大宛、大月氏、帕提亚等国,都自觉地充当着商业流通中介的角色,而在中国境内,最理想的商品集散、中转地,就是当时的疏勒,今天的喀什。

在地势上,疏勒城西倚葱岭,东对大漠。西去各国商队,在饱尝戈壁沙漠之苦到达这里后,前面将有海拔四五千米的葱岭等着他们攀越;东往的各地贾客,刚从嵯峨险峻的葱岭活着下来,又要跨越茫茫沙漠,在这里稍定惊魂,也是大有必要的。

对于艰难跋涉辗转于丝绸之路的商旅、使节来说,疏勒城田地肥沃,草木丰饶,是他们集结休整的理想之地。

各路商贾在这里休整、交流,各国商队为了便利,就在这里将携带的货物倒手集散,各取所需。于是,商品的集散、中转站就此形成,疏勒城的市列就得天独厚地出现了。

丝绸之路造就了疏勒城辉煌的形象,疏勒城也为丝绸之路的繁荣和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大大增添了光彩。

洛阳日报 声明·公告 分类广告 发布热线:65139977 65139988 15896655956

书香洛阳系列公益广告 书中天地大 阅读滋味长 书香飘万家 陶冶你我他 洛阳日报报业集团 宣